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八上

後學吳考槃編次

三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不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二氣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一單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辛

四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四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三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留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一夏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五二

一夏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一夏結胸證其煩躁者亦死

一夏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

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煩躁。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見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鞅者。大陷胸湯主之。

平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五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鞅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五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五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者。此作協熱利也。

五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五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溼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五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五白散亦可服。

至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五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六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七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八上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十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按柯韻伯曰。表證仍在。下當有而反下之四字。

成無己曰。太陽經也。膀胱府也。此太陽隨經入府者也。六七日邪氣傳裏之時。脈微而沈。邪氣在裏之脈也。表證仍在者。則邪氣猶淺。當結於胸中。若不結於胸中。其人發狂者。熱結在膀胱也。經曰。熱結膀胱。其人如狂。此發狂則熱又深也。少腹鞭滿。小便不利。為無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證諦也。與抵當湯以下畜血。

喻嘉言曰。此條之證較前

桃仁承氣

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為攻

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沈。反不結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鞭滿。小便自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蓄下焦無疑矣。故下其血自愈。然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故名其湯為抵當抵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奈何聖人以為至當。愚人以為非當。詎知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一法。少腹中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壅壘哉。所以一峻攻斯血去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

力耳噫非侵入聖域者烏足以語此哉

張隱菴曰此下凡四節皆以小便而驗血證也夫太陽之氣循經而下通於胞中太陽經脈起於目內眥從巔下項挾脊抵腰入循膂而內絡膀胱是以病在上則頭痛其次則項背強凡八循膂內入則合陽明循經下入則結於胞中而為下血證矣太陽病六七日環運已周又當來復於太陽表證仍在者太陽之氣運行於外內而病氣仍在表也脈微而沈者太陽之氣隨經脈而沈以內薄也夫太陽之氣從胸出入今反不結胸者循背下入而不從於胸脇也其人發狂者陽熱之氣薄於血室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非若如狂之在氣分也以熱在下焦少腹當有形之鞭滿蓋血瘀則鞭氣結則滿非若無形之急結也小便自利者不在氣分而歸於血分矣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蝨蟲水蛭皆吮血之蟲一飛一潛潛者下行在裏之瘀飛者上承隨經之熱配桃仁以破瘀大黃以行血名曰抵當湯者謂抵當隨經之熱而使之下泄也

高士宗曰太陽表邪循背下入則為抵當湯證而屬有形從胸下入則為桃仁承氣湯證而屬無形曰抵當曰承氣則有形無形氣分血分從可識矣

張令韶曰太陽有經與氣之分亦有外與表之別桃仁承氣證熱結膀胱乃太陽肌腠之邪從背膂而下結於膀胱故曰外不解者尚不可攻肌腠為外也抵當證瘀熱在裏乃太陽膚表之邪從胸中而下結於小腹表氣通於胸故曰表證仍在反不結胸皮毛為表也蓋太陽

之氣從胸而出入太陽之經循背脊而下絡膀胱經病外邪從背而入結於膀胱者詳於桃
仁承氣湯方而氣病表邪從胸而入不涉於膀胱故不曰熱結膀胱而曰反不結胸熱在下
焦蓋下焦即胞中衝任二脈之所起也衝脈起於氣衝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亦居
小腹故前章曰小腹急結此章曰小腹鞭滿急結者急欲下通之象不必攻之故曰下者愈
只用桃仁承氣足矣此曰鞭滿全無下通之勢故不曰血自下而曰下血乃愈言必攻而始
下也非抵當不可二證之分別如此按原文既曰隨經邪從背入可知
程郊倩曰六七日為時既久邪氣自入傳裏縱表證仍在而脈微而沉是徒有表證而已無
表脈況反不結胸將不復在於上焦可知而為蓄血證無疑何以驗之少腹當鞭滿而小便
自利也少腹鞭滿故知其熱在下焦小便自利故知其熱不結於下焦之氣分而結於血分
也熱結於氣分則為溢溺熱結於血分則為蓄血血既蓄而不行自非大下其血不愈故直
用抵當湯以破其堅壘斯血去而邪不留耳

柯韻伯曰太陽病六七日不解脈反沉微宜四逆湯救之此因誤下熱邪隨經入府結於膀
胱故少腹硬滿而不結胸小便自利而不發黃也太陽經少氣多血病六七日而表證仍在
陽氣重可知陽極則擾陰故血燥而蓄於中耳血病則知覺昏昧故發狂此經病傳府表病
傳裏氣病傳血上焦病而傳下焦也少腹居下焦為膀胱之室厥陰經脈所聚衝任血海所
由瘀血留結故硬滿然下其血而氣自舒攻其裏而表自解矣難經云氣結而不行者為氣

先病血滯而不濡者為血後病深合此證之義

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何註陽極援陰有以夫

金鑑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者脈當浮大若脈微而沉則是外有太陽之表而內見少陰之脈乃麻黃附子細辛湯證也或邪入裏則為結胸臧結之證今既無太陽少陰兼病之證而又不作結胸臧結之病但其人發狂是知太陽隨經於熱不結於上焦之衛分而結於下焦之營分也故少腹當鞭滿而小便自利者是血蓄於下焦也下血乃愈者言不自下者須當下之非抵當湯不足以逐血下瘀乃至當不易之法也

唐容川曰狂為實證微為虛脈何以脈微反致狂哉蓋狂雖是實乃陰分血實非陽分氣實也金匱言陽氣虛者為狂謂狂為陰分之血實而陽分之氣反形其虛此脈之微亦正是陽分氣虛知病不在氣分也沉脈應病在裡承上文太陽證來則太陽之氣出入於胸中脈應在裡當結胸今反不在上焦胸前之膈膜中不為結胸而其人發狂者內經云血在下如狂以熱在下焦膜網夾室之內是為血室血結為死魄魄亂其魂是以狂也血室後連大腸前連膀胱正當小腹之間故小腹當鞭滿設熱結在膀胱則小便不通今小便自利者知不在膀胱乃在血室中當攻下其結血使從大腸濁道而出乃愈所以然者以血室之油膜上連板油而著於背脊太陽經行身之背隨經於熱從背脊入血室之裡不從胸中故不結胸不在膀胱中故小便自利背脊連油膜從血分入故入血室若夫熱結膀胱是從胸前上焦氣分從水道決瀆之路而入故入水府註家不知三焦膀胱原委如此是以從入之路多致倒

亂也

抵當湯方

陳翼子曰玉卮無當注當抵也又花蒂亦稱花當抵當湯者謂直從其根底而治之也亦通

水蛭

三十箇熬鹹苦平

蝨蟲

三十箇熬去翅足苦微寒

桃仁

二十箇去皮尖

大黃

酒浸三兩

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成無己曰人之所有者氣與血也氣為陽氣流而不行者則易散以陽病易治故也血為陰血蓄而不行者則難散以陰病難治故也血蓄於下非大毒駛劑則不能抵當其甚邪故治蓄血曰抵當湯水蛭味鹹苦微寒內經曰鹹勝血血蓄於下勝血者必以鹹為主故以水蛭為君蝨蟲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結不行破血者必以苦為助是以蝨蟲為臣桃仁味苦甘平肝者血之源血聚則肝氣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散血緩急是以桃仁為佐大黃味苦寒濕氣在下以苦泄之血亦濕類也瀉血逐熱是以大黃為使四物相合而方劑成病與藥對藥與病宜雖奇毒重疾必獲全濟之功矣

柯韻伯曰太陽病六七日而表證仍在陽氣重可知脈當大而反微當浮而反沉沉為在裡當作結胸之證反不結胸是病不在上焦諸微無陽而其人反發狂者是病不在氣分矣凡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熱在下焦可知下焦不治少腹鞭滿是熱結於膀胱當有癰閉之患而小便反利者是上焦肺家之氣化行經絡之營氣不利也人知內熱則小便不利此熱結

膀胱而小便反利。當知小便由肺氣矣。凡陽盛者陰必虛。氣勝者血必病。瘀熱內結於膀胱。營血必外溢於經絡。營氣傷故脈微而沉。瘀血蓄故少腹鞭滿。血瘀不行。心不得主。肝無所藏。神魂不安。故發狂。只以小便之自利決之。則病在血分而不謬矣。夫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營氣不流。則五藏不通而死。可立待。岐伯曰。血清氣瀝。疾瀉之。則氣竭焉。血濁氣瀝。疾瀉之。則經可通也。非得至峻之劑。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矣。蛭。昆蟲之巧於飲血者也。蠱。飛蟲之猛於吮血者也。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以蕩滌邪熱。名之曰抵當者。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仲景製大青龍大柴胡白虎湯治三陽無形之熱結。三承氣之熱實。是糟粕為患。桃仁抵當之實結。是蓄血為害。在有形中。又有氣血之分也。凡仲景用硝黃是蕩熱除穢。不是除血。後人專以氣分血氣對講。誤認糟粕為血。竟推大黃為血分藥。不知大黃之芳香。所以開脾氣而去腐穢。故方名承氣耳。若不加桃仁。豈能破血。非加蛭。蠱何以攻堅。是血劑中又分輕重也。凡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蓄血所致。今人不求其屬而治之。反用三稜等氣分之藥。重傷元氣。元氣日衰。邪氣易結。蓋謂糟粕因氣行而除。瘀血因氣傷而反堅也。明知此理。則用抵當。凡治癥瘕及追蟲攻毒之症。按水蛭賦。體最柔。秉性最險。暗竊人血。而人不知。若飲水而誤吞之。留戀胃中。消耗津液。腹中或痛或不痛。令人黃瘦而死。觀牛肚中有此者。必瘦。可類推矣。蟲蟲之體能高飛而遠舉。專吮牛血。其形氣猛於蒼蠅。觀蒼蠅取人血。汗最痛。慢食入胃。即刻腹痛。必瀉。

出而後止可知飛蟲為陽屬專取營分之血不肯停留胃中與昆蟲之陰毒不同也仲景取
蠱蛇同用使蛇亦不得停留胃中且更有大黃以蕩滌之毒物與蓄血俱去而無遺禍然二
物以毒攻毒者也若非邪氣固結元氣不虛者二物不可輕用矣

王晉三曰蓄血者死陰之屬真氣運行而不入者也故草木不能獨治其邪必以靈動嗜血
之虫為之向導飛者走陽絡潛者走陰絡引領桃仁攻血大黃下熱破無情之血結誠為至
當不易之方毋懼乎藥之險也

尤在涇曰祇當湯中水蛭蠱蟲食血去瘀之力倍於芒硝而又無桂枝之甘辛甘草之甘緩
視桃仁承氣湯為較峻矣蓋血自下者其血易動故宜緩劑以去未盡之邪瘀熱在裡者其
血難動故須峻藥以破固結之勢也

章虛谷曰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外溢則吐衄內溢則便血蓋陰陽手足
十二經交接皆由絡貫通接連細絡分布周身而血隨氣行必由經絡流注表裡循環是故
絡傷則血不能循行隨陰陽之部而溢出其傷處即瘀阻阻久而蓄積無陽氣以化之乃成
死血矣故仲景用飛走虫藥引桃仁專攻絡結之血大黃本入血分再用酒浸使其氣浮隨
蟲藥循行表裡以導死血歸腸腑而出豈非為至妙至當之法哉由是類推失血諸證要必
以化瘀調經絡為主矣余每見有初法即用呆補之法使瘀結絡閉終至於死良可慨也

經水理主治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瘕蟲主治逐瘀血破血積桃仁主治瘀血
開大黃主下瘀血血閉破癥瘕仲景以四味成方取治蓄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成無己曰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胃熱發黃也可與茵陳湯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非胃中瘀熱為熱結下焦而為蓄血也與抵當湯以下蓄血

喻嘉言曰此一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恐後人辨認不真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義言身黃脈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下焦蓄血之證然只現此尚與發黃相鄰必如前條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則血證無疑舍抵當一法別無他藥可代之矣又曰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瘀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允為有形之蓄血矣庸工不能辨證是於此等處未著眼耳

張隱菴曰此言太陽之氣從中土而通於胞中也太陽病身黃者病太陽而見中土之色也脈沉結者太陽病氣隨經脈而沉結於內少腹鞭者由地中而下通於泉下也此氣結於中土循中土而下及於少腹若小便不利者此為氣結未涉於血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氣分之熱歸於血分血證諦也諫審也加一諦字者言從中土而結於少腹是循胸膈之氣分而下不循脊背之經膺而下故如狂而不發狂必審知其熱歸血分方主抵當湯程郊倩曰太陽病至於蓄血其身必黃裡熱固諦於色矣脈沉而結裡熱且諦於脈矣少腹

鞭滿裡熱更諦於證矣據此可指為血證而用抵當乎未也須以小便諦之小便不利前三者雖具只為蓄弱而發黃屬茵陳五苓散證毋論抵當不中與即桃核承氣不中與也若前三者既具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是血證諦而又諦何論桃核承氣直須以抵當湯主之而無狐疑矣

柯韻伯曰太陽病發黃與狂有氣血之分小便不利而發黃者病在氣分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證也若小便自利而發狂者病在血分抵當湯證也濕熱留於皮膚而發黃衛氣不行之故也燥血結於膀胱而發黃營氣不敷之故也沉為在裡凡下後熱入之證如結胸發黃蓄血其脈必沉或緊或微或結在乎受病之輕重而不可以因證分也水結血結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鞭滿小便不利是水結小便自利是血結如字助語辭若以如字實讀血發狂分輕重則謬矣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成無已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是蓄血於下焦若熱蓄津液不通則小便不利其熱不蓄津液而蓄血不行小便自利者乃為蓄血當與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下之然此無身黃尿黑又無喜忌發狂是未至於甚故不可餘駛峻之藥也可與抵當丸小可下之也

張隱菴曰傷寒有熱邪在內也少腹滿者瘀在裡也此熱在氣分而及於少腹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氣分之熱已歸於血分矣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謂傷寒之熱盡歸於胞中

故用丸以清胞中之血無胞外之餘熱故不可餘藥凡緩故至晬時當下 夫熱結膀胱必小便利而後為有血者何也蓋膀胱者乃胞之室胞中有血膀胱無血小便利者熱結膀胱也小便利則膀胱氣分之邪散入於胞中之血分故必下血乃愈蓋膀胱通小便胞中又通大便矣。

程郊倩曰夫滿因熱入氣分而蓄及津液者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則知所蓄非津液也而血也血當下血但有熱之血較隨經而入所蓄者更為凝滯隨經之血熱氣所過而遺也有熱之血熱氣先聚而結也故雖前條之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皆屬餘藥不可與也宜從抵當湯變易為丸煮而連滓服之使之直達病所化血而出舊熱蕩盡新瘀乃除根耳總數條觀之血證固宜攻矣初則曰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繼則曰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終則曰不可餘藥誠恐攻不如法而營室一枯其血永傷是以未出所宜先示所禁學者於宜禁之間調停得法而後或用桃核承氣湯或用抵當湯或用抵當丸斯無誤於下之之法也已

柯韻伯曰有熱即表證仍在少腹滿而未輒其人未發狂只以小便自利預知其為有蓄血故小其制而丸以緩之

周禹載曰前條脈沉微或沉結此條獨不言脈前條言輒滿或身黃此條止言滿似此條證較上二條稍輕乃反變湯而為丸者何耶殊不知湯中水蛭蝱蟲俱用三十丸則共減去十五藥本輕矣輕則恐其邪不服庶幾連滓服之使之留戀其間縱使藥力稍減不容不去既

令藥不至於欺病復令病仍不敢欺藥一轉移中兩相照顧之道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黃坤載曰身有熱而少腹滿多是木鬱陽陷疎泄不行應當小便不利今反利者是有血瘀
當下然滿而未鞭下不必急減抵當之分兩變湯為丸緩攻可也

陳脩園曰內經云今天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傷寒有熱至所有之熱皆歸於少腹故少腹
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熱歸血海為有血也但血結陰位卒難湯滌投藥過多恐傷中氣
故當緩緩下之然又恐藥力太微病根深固難拔故應用之藥宜盡數以與之不可更留餘
藥宜抵當丸 此一節變湯為丸分兩極輕連滓而服又法外之法也

抵當丸方

水蛭 二十箇熬

朱奉議曰水蛭必用石灰炒過再熬方不害人

按水蛭有毒故宜炒過再熬

蟅蟲

二十五箇
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箇
去皮尖
大黃三兩

右四味杵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晡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方中行曰此與上條同以風寒俱有而比上條為難解故用上條之方而變湯為丸然名雖
丸也猶煮湯焉夫湯湯也丸緩也變湯為丸而猶不離乎湯其取欲緩不緩不湯而湯之意
歟且曰不可餘藥言即使如上條之用湯猶未為對必如是而後可亦奇制也其猶丘冢之
八陣歟八陣武侯兵也變則反正為奇以奇為正謂醫聖將同道者尚在同一權變哉晡時

周時也

章虛谷曰晡時者周十二時也。凡者緩也。藥力已緩故大黃不用酒製矣。且其少腹滿而病在下也。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裡急也。

按章虛谷曰小便下脫落一不字必由初編傳抄之誤也若果

過水邪而悸也若小便少比之不利者通其水就下不犯心故不悸而少腹裏急也

成無己曰飲水多而小便自利者則水不內蓄但腹中水多令心下悸金匱要畧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水多而小便不利則水蓄於內而不行必苦裡急也。

方中行曰飲水多而心下悸者心為火藏水多則受制也小便少則水停所以裡急也。

喻嘉言曰小便清利本為邪不在裡若因飲水過多致小便之利則水未入腹先與邪爭必至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即小便短赤裡證已具之意但本文云必苦裡急明是謂飲水多而小便少邪熱足以消水故直指為裡證已急也以飲水多三字貫下其旨躍然。

張隱菴曰此言小便利不利之不同於血證也太陽病小便利者有以飲水多夫飲水多心下必悸矣小便利而少者有以氣不化氣不化必苦裡急也其不同於血證者如此。

程郊倩曰太陽病小便利而欲得水此渴熱在上中二焦雖可與水少少與之和其胃而止若飲水過多則水停心下乘及心火火畏水乘必心下悸若小便少而欲得水者此渴熱在下焦屬五苓散證強而與之縱不格拒而水積不行必裡作苦急滿也學者欲得水之所宜。